

石雕長出青苔 苦候搭棚遮雨

梁福元借出生態園空地倉庫擺放 專家：須速移室內防侵蝕

彈丸之地的香港，竟有逾3,000件聲稱遠至1,500年前的佛像、神獸等石雕落戶在元朗大棠。香港文匯報日前直擊，發現這些石雕因長期遭受風吹雨打，部分已長出青苔，甚至因酸雨侵蝕而出現裂紋。這些文物是「石雕大王」汪裕祖父親和祖父的私人收藏，早年安放在大埔樟樹灘大宅前一幅官地上，後因政府收地，石雕流離失所，其後獲十八鄉區居民協會主席梁福元借出大棠有機生態園的空地和倉庫擺放，惟入伙一年多，搭棚讓石雕有瓦遮頭的申請遲遲未有下文，石雕飽歷風霜。有考古專家視察後認為，這批石雕具高度歷史價值，須盡快移至室內，否則不日將被侵蝕至面目全非。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走進「大棠有機生態園」內的禪文化公園，恍如走入戶外的博物館。眼前盡是翠綠環抱，整個園區十分遼闊，放眼盡是各式各樣造型的佛像、神獸、兵馬、石窟等石雕，最吸引眼球是多尊雕刻得栩栩如生的佛像，但只要走近一看，不難發現部分石雕因為放置在泥地上多時，泥土釋出的泥酸已將石雕侵蝕，令本來鬼斧神工的雕功漸已褪色、模糊，令人惋惜。

梁福元表示，該處擺放的石雕只是汪裕祖的部分收藏，還有數千件正放置在貨倉，「我們只精挑百多件石雕放在戶外園區的最深處，其中不少藏品的歷史相信遠至北魏、唐代、南宋以至清初，本來想用來供市民參觀和參拜。」

篤信佛教的梁福元表示，想盡一己綿力給眾佛像石雕安身之所。其擁有的大棠有機生態園雖屬私人土地，但要加建上蓋等構建物都要經過重重關卡申請，「不止今次，一年前曾想在關公文化公園申請加個牌坊旨在推廣中國文化，可惜政府最後都說不支持。另一次想加建幾個展館安放藏品，申請了幾年都沒消息，現在想申請為佛像加上蓋，相信都是會碰壁。」

「10間鐵皮屋都未必放得了」

日曬雨淋下，這批石雕的狀態正急速惡化。梁福元皺眉道：「2022年8月曾有幾位考古專家特意前來『朝聖』，一看之下大驚。說別看石雕好似好堅硬，但經過千年歲月洗禮，加上在園區內受盡風吹雨打，石雕已變得非常脆弱，必須盡快移至室內，避免受到大自然的侵蝕。」

他一度打算馬上斥資逾百萬港元在園區內興建一間鐵皮屋作展館，擬將部分石雕暫時棲息室內，可惜因為藏品數量過多，加上部分石雕造型宏偉，足足有兩個人之高，單憑一個展館，無法完全安放，「10間鐵皮屋都未必放得下。」

3000件石雕屬汪裕祖三代收藏

這批總數逾3,000件的石雕，是汪裕祖祖孫三代人的收藏。他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娓娓道來藏品的由來：汪家是大地主，祖父汪鈺庭專門收集蘇州和無錫的石景，到了父親汪達深那代，家族除經營煤礦，還有搪瓷廠，家境優渥令汪父可以放任地搜羅流落異地的珍寶，千金散盡都要買回港。

由於收藏多如博物館，其父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於大埔樟樹灘租下村屋，並向政府租用四周約70,000平方呎的政府土地，擺放逾3,000件石雕收藏，其後由汪裕祖接手管理，惟租約於2016年12月屆滿，香港地政總署要求交還土地，文物頓時無容身之所，差點被送往堆填區，幸獲梁福元伸出援手，來回逾百轉才成功將3,000件藏品安放在大棠有機生態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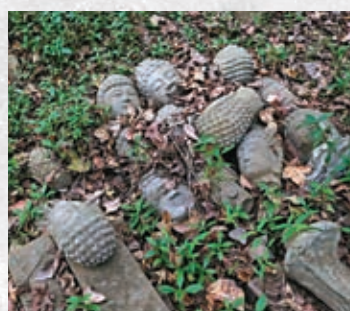
梁福元表示，內地有文物局保護民間的文物，但香港並沒有類似的政策或措施，希望特區政府能特事特辦批准興建上蓋構建物保育石雕，「民間保育力量有限，希望有心人同政府都伸出援手。」



◆ 大唐經幢有緣來到元朗大棠，梁福元(左)驚嘆是難得的緣分。右為汪裕祖。



◆ 部分珍貴藏品因不能受日曬雨淋，只好暫時存放在5,000多方的貨倉內。



◆ 部分石雕只放在泥地上，泥土釋出的酸性已將其侵蝕。



◆ Tina用專用墨水一點一點印在石雕上，把已遭侵蝕的刻字再次重現。



◆ 佛像遭風吹雨打。



◆ 石雕狀態急速惡化。

議員：政府可酌情予短期租約

為讓這批石雕「有瓦遮頭」，梁福元擬在大棠有機生態園內部分私人土地上加建上蓋建築物。

雖然該處是私人地，卻不代表能隨意加建，而是需要向香港地政總署申請。

本身是律師的香港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江玉歡表示，能否在私人土地上搭建建築物，要視乎官地契內有關建築或發展的限制，「在香港法例下，但凡起加蓋的東西，會牽涉是否屬於一種發展或建築物，若官地契內有限制時，便需向政府申請額外同意。此外，加有蓋的建築物不論是否只是用來為石

雕遮蔭，都需符合建築物條例並獲有關部門同意。」

對園區部分地段或涉及郊野公園範圍，江玉歡認為，若保育的石雕對保留中國歷史文化有重大意義，政府可酌情考慮給予一些短期租約。

地政總署：正諮詢部門處理申請

就大棠有機生態園的營辦商擬在其私人地段上搭建建築物以作康體文娛用途，地政總署發言人回覆表示，元朗地政處早前收到地段業權人提交相應的短期豁免書申請，正諮詢相關部門及處理該申請。

睹烈日暴曬 專家嘆文物災難

物主汪裕祖擬為部分佛像石雕申請列入文化遺產名單，而大棠禪文化公園亦於日前開放供遊人參觀。

香港公眾考古學會秘書長黃家豪2022年8月曾到場視察，看見大批石雕在烈日當空下暴曬，感到非常痛心，「真是文物災難！」

黃家豪在鑑證後推算，部分石雕製於北魏和北齊時代，彌足珍貴，但經風雨侵蝕，有些已長出青苔及爆裂紋，情況非常緊急。

黃家豪指出，石雕看似堅硬無比，其實經不起風霜，尤其香港酸雨問題嚴重，加上部分藏品只放在泥地上，釋出的泥酸對

石雕破壞性甚大，「部分佛像已生了青苔，不好看小青苔，腐蝕性好強，如果任由它侵蝕下去，好快會面目全非。」

倡速清洗石雕 加簷篷遮擋

他認為當務之急是盡快清洗這批石雕，除去附在石上的有害物質，並加上簷篷作遮擋，預計有關修復費用不菲，建議特區政府協助保育，「這批是私人藏品，政府可能覺得應該交由物主自行保育，但石雕數量之多，單憑個人或民間考古發掘友之力是難以保育，必須有政府的支援。」

黃家豪坦言，特區政府對民間文物保育支援不足，建議政府設立文化保育基金撥款予民間團體協助修復和保育。

昔文物進出口無須批文 難查「多少歲」

汪裕祖的收藏最早可追溯到其祖父一代在周遊列國時收購回港，當年進出口文物無須批文，賣方也非拍賣行，故沒有「出世紙」，至今已無從查核這批石雕有「多少歲」。

在文物界，一般會透過「放射性碳定年法」，即檢測文物內碳-14成分的衰變周期，以推算製作年份。由於石雕內部不含大氣中的碳，無法以

碳-14方法檢測年份，只能依靠專家根據歷史文獻，以及對藝術知識，例如透過石像的材料、大小、形態、雕刻風格等，推算石像朝代。在缺乏科學實證下，不同專家的鑑證又往往迥異，難有絕對的答案。

特稿

北齊造像碑



汪裕祖稱，造像碑出於中國著名佛教文化聖地龍慶寺，距今約1,500年前的北齊製造。石碑中間是釋迦牟尼佛，旁邊兩個是阿難和迦葉尊者，寓意帶來幸運。菩薩頭上是一群天神，是佛教中的「飛天」，而石碑底座刻有兩條龍坐鎮，栩栩如生。汪裕祖介紹說，中國最早期沒有「燒衣」習慣，只好製石像拜祭，而造像碑就成為達官貴人的祈福對象。

漢白玉馬頭



汪裕祖憶述，自己於上世紀七十年代跟爸爸到法國酒莊試酒時，意外發現莊園負責人珍藏一具馬頭。該栩栩如生的馬頭據報為唐代造物，以漢白玉雕成，高約5米。汪父不忍國寶流落異地，堅定地跟汪裕祖說：「你知道這是什麼馬頭嗎？我們不要走，一定要搞他（帶回港）。」汪父最後如願買回心頭好，但代價相當驚人。汪裕祖透露，當時他們送對方一對中國皇族的文物馬，再加100萬美金。「那是上世紀七十年代的100萬美金，如今應該是天文數字了。」

六祖慧能石像



這尊據稱是中國古代的石雕，是汪裕祖父親一次在日本一家寺院內發現，用盡辦法把它和刻有「大唐第六代佛弟子經幢」的石雕運回港。「經幢」是什麼？它是刻有佛名或佛經的石柱，多置於塔內或佛像前，用以降伏群魔或宣導眾生。歲月流逝，加上風雨侵蝕，以及唐武宗滅佛的破壞，至今尚存的經幢越加罕見。